

旧时

南苑

宅第和庄园

在北京历史上，曾有一处能与「三山

五园」相媲美的皇家苑囿，它分布在北京南

中轴延长线的东西两侧，这就是南苑。南

苑，明代称南海子。北起大红门，南至南大

红门；东起马驹桥，西至西红门。东西长约

有12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明代记载

南海子周垣一百六十里，清代《日下旧闻考》

有「周垣百二十里」。

南苑乃皇家禁苑，在清末，苑内仅有

几处旗人苑户聚落。民国时期，由营盘衍生

的南苑营市街（后来的南苑镇）拔地而起后，

成为北京城南的繁华之所，致使驻防的军官

纷纷在此修建宅院和家园。



▲ 南苑冯公馆（汪家大院）



▲ 资料图：“南圆秋风”历史风貌

丰台地名故事

南苑始自放飞泊

南苑的范围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北京历史地图集》“南苑”幅，根据清代海子墙遗迹推算，大约呈一个东西长17公里、南北宽12公里的不规则四边形，面积约210平方公里。

元朝定鼎大都后，长于骑射的蒙古族依然保持着本民族的传统习俗，把农闲之季到郊外游猎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元史》记载：“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放飞。”大都周围设置了多处“放飞泊”，也就是由广阔的水面、丰美的草地、众多的动物构成的皇家猎场。其中，“下马放飞泊在大兴县正南，广四十顷”，以从京城骑马很快即可到达而得名。

元代放飞泊的建立，开启了南苑一带作为皇家苑囿的历史。明清两代在继续经营中，不断扩大规模、加强维护。明代把皇城北面的积水潭叫做“北海子”，城南的这片苑囿相应的称为“南海子”，清代则以“南海子”和“南苑”并称。南苑乡西南3.6公里的“新官”，是在明清时期南苑“新衙门行宫”所在地形成的村落。《日下旧闻考》记载：“新衙门在镇国寺内约五里许，建自前明。”光绪二十六年（1900），包括新衙门行宫在内的整个南苑遭到八国联军的洗劫。风雨飘摇中的朝廷已无力恢复南苑旧观，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1902年7月27日）下令设立南苑督办垦务局，将这里的荒地招垦殖，原来以草地、林木、水泉为主的景观迅速被大片农田和众多村落取代，由此派生的南苑镇、南苑街道、南苑乡、新官等名称，保存了这里曾是皇家苑囿的历史记忆。

大泡子

大泡子，位于南苑街道西南部。大泡子是最晚在明代以来形成的自然水域，凉水河支流小龙河上游河段流经的湖沼洼地，1949年后周围逐渐成为居民区，仍以“大泡子”为名。至今还有0.5平方公里的水面，留存于南苑公园东侧。

鱼池胡同

鱼池胡同，位于南苑街道南部。1911年吴佩孚的弟弟吴文孚盖房用土挖成两个大坑，其后变为养鱼池，周围形成胡同后命名为“鱼池胡同”。

▼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租金26元……

文章中提到的“师长李奎元的旧宅”，即南苑镇的李家大院，现在的东里胡同。“东里”是“东李”的谐音，为东李家大院的意思。后来另有西李家大院，是伪大兴县知事李希曾的产业。也就是说，冯玉祥此时搬到了李家大院。

婚后，冯玉祥又曾在大泡子北岸的龙王庙休养、小住。据《丰台区地名志》载：“大泡子在南苑镇西侧，约有五平方公里的水面。”大泡子东边便是小龙河。

冯玉祥曾在1924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3点半，到大泡子东边，看鱼行于逆水，大有乘风破浪，力争上游之势。天下本少顺境，是在人之勇往直前，战胜环境，以开拓自己光荣之命运耳。否则，曾鱼之不如也。”

在大泡子居住一段时间后，冯玉祥决心与北洋军阀集团决裂，这就有了1924年10月24日的“北京政变”。

1922年，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允许营长以上的军官家属随军，许多部下就在李家大院赁房居住，包括时任手枪营营长的张自忠，他的女儿张廉云是在这里出生的。

民国初，在营盘及营市街的周边，地主庄园星罗棋布。因为清末时南苑荒废，清廷准招佃屯垦，王公大臣乃至太监，以低价购买乃至圈占了大量土地并建立庄园。辛亥革命以后，很多庄园落在了军阀手里。1949年后，昔日官僚、军阀在南苑占有的宅院、庄园终于回到人民手中，为社会主义建设之所用。

当时位于双泡子（又名眼镜泡子，位于南苑的西南部）西侧的志善堂，原为清宫太监任凤岐（任老万）的庄园。该庄由任凤岐的养子任继文管理，日常则由任凤岐的盟弟张万林代管。后来卖给了北洋陆军总长、国务总理段祺瑞，正名振亚庄，俗称段庄子，段庄子一直沿用至今。

振亚庄附近的万义庄，当时亦由段祺瑞以6500银元购得。1921年段祺瑞执政，中美双方议定，美国赈灾会救济华北自然灾害的余款用于改良华北农业，与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合作，培养农业人才，并成立华北垦牧公司。段祺瑞以该庄1280亩土地加入，并改庄名为华美庄，后建起“华北垦牧试验场”，入庄的大门上曾挂有“燕京大学南苑第三农业试验场”的牌子。1950年该庄改名“建新庄”，取建设新中国之意。

振亚庄、华美庄西侧约五里处，有团河行宫，也被段祺瑞占作别墅。段经常与当时的政要、幕僚在这里休养、打麻将。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团河成为皖系军事集团的大本营。1923年这里曾成为冯玉祥部军官夏令营。如今团河行宫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大兴区团河村。

双泡子东北侧的藕合堂，清末时为崔姓太监所建，后成为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庄园，更名为玉成庄，又卖给曾任天津市长的萧振瀛，改名为志远庄，这个村名也沿用至今，老百姓俗称老烧锅。

宝丰庄为孟广泰庄园，后易手福建军阀王永泉，他改庄名为三槐堂，取自宋代王祐植三槐于庭，拟比三公的典故。

民国初年，在南苑营盘西南侧，有一座魏姓官僚所建的庄园，名育德庄，后卖给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后来因此处建有一座二层白色小楼，故得名大白楼，大白楼村名一直沿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白楼村里还出了一名劳动模范：王国福。

大白楼北侧有一村庄名为寿宝庄，清末时它也是一个庄园，因为最早是段家所有，故名段庄子。民国初，殷汝耕购得这个庄园后更名为寿宝庄。

■文/王顺成

最近，在南苑镇及周边村庄的棚户区 and 旧村改造中，一些老建筑受到关注。通过查阅资料得知，有一些建筑是民国时期将领的故居，虽然有很多故居的遗迹已经无存，但南苑一带的不少地名和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练兵处奏请，将武卫右军调集北京南苑神机营西南的万字地，吸收自强军和陆军第三镇部分兵力，编练一军。四月设置为常备军第四镇，旋于六月改称陆军第六镇，并修建营盘，南苑住进了很多北洋军的将领。

南苑乃皇家禁苑，在清末，苑内仅有几处旗人苑户聚落。北洋陆军第四镇刚进驻南苑时，尚未建造营盘及营市街，有租赁民房需求的官佐，只得去驻地西北二里处的槐房村。

时任第四镇统制（师长）的段祺瑞便在槐房村租赁徐家（后人徐凤祥）的房屋，十一协协统（旅长）陆建章则租赁前苑丞张四家的房屋。

冯玉祥随陆军第四（六）镇驻防南苑后，把老父接来奉养。经陆建章旅长的外甥邹心怡介绍，租赁了尹家的两间西房。尹家对冯玉祥照顾有加，冯玉祥还认尹家的老太太为干娘。后来冯父患病不治，在槐房村去世。之后，冯玉祥与陆建章旅长的内侄女刘德贞在南苑一间一丈见方的小房子里成婚。1907年，冯玉祥退租槐房村的尹家大院，开赴东北新政府。

民国时期，由营盘衍生的南苑营市街（后来的南苑镇）拔地而起后，成为北京城南的繁华之所，致使驻防的军官纷纷在此修建宅院和家园。

民国元年（1912），曹錕率北洋第三师驻扎南苑营盘，时任该师六旅十二团团长的汪学谦在营市街大兴土木，建设了大量房屋，人称汪家大院。汪家大院旧址是如今的荷塘街13号，曾为西新华社区居委会。

1912年，吴佩孚在南苑任北洋陆军第三师炮兵团团长时，为其弟吴文孚在南苑建造了宅院，人称吴家大院。当时施工时，把街北挖成了两个巨大的坑，日久积水，鱼虾成群，被称作鱼池。鱼池南侧，吴家大院所在的胡同也因此被命名为鱼池胡同，沿用至今。

1913年前后，北洋第三混成旅驻扎南苑，旅长张敬尧借机在四眼井胡同建了宅第。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时鱼肉百姓，于是湖南人民在青年毛泽东的组织下，展开驱张运动。1933年张敬尧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被国民党特工刺杀。位于南苑的张敬尧住宅后来成为张记煤铺。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当时，陈光远的陆军第十二师驻扎南苑，附逆挂起了龙旗。李奎元（字星阁）为其部下旅长。在此期间，李奎元在南苑营市街的东头大兴土木，建起了著名的李家大院。

一些声名不显的将官也在南苑安家落户。比如，民国初年，田发盛旅长落户鹿角胡同，他开了一家礼花厂，后改胜利园澡堂。

1922年，冯玉祥由河南到北京南苑任陆军检阅使，他率部驻扎南苑营盘。因为冯玉祥与汪学谦是同袍好友，故租赁汪家的一处院落，将家眷移居于此。冯玉祥的夫人刘德贞在这里居住不到一年便病逝了。后来冯玉祥与李德全女士订婚，冯玉祥决定再次移居。这次移居何处呢？丰台区党史办原副主任张国庆查阅1924年《兴华》第21卷第7期通讯——《冯检阅使婚礼志盛》，其大体描述如下：元宵佳节（1924年2月19日），是冯玉祥与北通州李德全女士结婚的日子……南苑营市街（今南苑镇）都铺上了黄土，道路十分平坦。有招待员指导车马向西行驶，越过京苑小火车轨道，就到了冯玉祥的住所，该住所是十一师前任师长李奎元的旧宅，现由冯玉祥租住，每月